

庫 文 年 少 山 名

吉 好 愛 的 鳥

著 克 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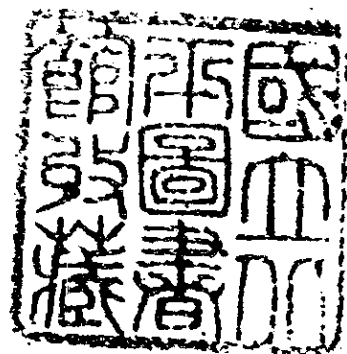
行 印 局 書 山 名

鳥的愛好者

一、發現了新的玩意兒

我父親常常找些新鮮的玩意兒消遣。他一會兒做一件事，過一會又換做旁的。有一次，他從郵差處購到幾本指導繪畫的書籍，其中有裸體人像的繪畫，因此我母親不讓我們看。但在當我父親從他工作的商店回家的時候，他要照書中的一個人像畫他的腳、臂膀和大腿，我和我弟弟佐伊屏着氣，息不聲不響，便可以偷看到他，可是過了一些時候，他又停止繪畫，轉移興趣於蒐集畫片。後來，當冷天到來時，他開始製造木器。一時陳列書架古玩；一時栽種菜蔬；一時又製帽的裝飾品。不久春天到來，這些事情都不能叫他發生興趣了。

一天下午，他工作回來，在後園散步。佐伊和我也在那兒遊戲，突然我父親停止散步，開始睨視我們頭上的蘋果樹。



• 鳥的愛好者 •

我也仰首觀看，但我什麼都沒有看見。『你看些什麼，爸爸？』我問他。

『噓！』我父親輕吹着警告我們，他躡手躡腳地跑到樹底下，仰起頸子注視。我再大聲問他，他只搖搖頭用手指着一個樹枝。一個鳥兒站在上邊。那是一個褐色的鳥，頭上長着一個東西，嘴中含着一個很長的稻草。

『看，佐伊！』我雖然小聲耳語告訴我弟弟，但那鳥兒一定已經聽見，因為牠俯看我們一下，丟掉稻草就飛跑了。我父親非常生氣，對我說道：『瞧，你做的什麼？你把它嚇走了。難道你連一分鐘都不能靜默嗎？』

『我沒有想到。』我說。他仰看樹枝一會兒，後來氣慢慢平了。

『我想牠將會回來。』他說：『假如你和佐伊能夠靜默不驚動牠，牠便會回來築巢生蛋在上面。』他開始喃喃自語，望着樹枝徘徊。

在樹下。

『那是一個什麼鳥，爸爸？』過了一會我問他。

『什麼鳥，』我父親帶着厭煩的神氣說：『你的意思是說，當你這樣的年紀，連一個連雀都不知道？我當四歲的時候，知道得才多呢。在我和佐伊一樣大的時候，我知道所有普通的鳥兒，並能辨別牠們的聲音和習慣。正像我時常所說，城市非培養兒童的所在，假如我有辦法，每一個兒童都要讓他在接近自然的農村中成長起來。』

他自言自語地徘徊了一會，然後說道：『假使我們有一個「鳥浴池」和餵飼的地方設在這外面，一到中夏，我們將有很多鳥兒充滿後園，不足為奇，而你和佐伊便可以看到他們照雛，這對於你們將是一種有益的遊戲，你們可以了解關於自然的一切。』

佐伊沒有聽到他的話。

『你對於鳥巢感到興趣嗎，爸爸？』我說。

『而且，將有一件事情給你負責去做。』我父親說。他拿出一張小紙，開始寫在上面。『對了，』他說：『我明天就開始做。明天下午我們一定來做「烏浴池」，你可以幫助我。』

『那是很好玩的，不是嗎，佐伊？』我說。

但佐伊繼續在剷除泥土，不說什麼。『我想那一定很好玩的。』我說。

二、每天我躲在矮樹叢背後看守

翌晨，幾個人推來一個貨車，裝着四袋水門汀和許多小石頭。『是什麼回事……』當我母親看到他們給她的發票，知道確是送給我們的時候說。

『我知道是什麼回事，』我告訴她：『你記不起來嗎？那是送給我們去做爸爸的「烏浴池」用的。』

『是了，但是天呀！』我母親說：『他竟買了夠建一個游泳池那麼多的材料在這裏，他給什麼鳥類預備的呢？是鴛嗎？』但她告訴送料的人，把牠放在後園的菓樹之下。那天晚上，當我父親回家時，穿上工作短袴，我們就開始做「鳥浴池。」

他把水門汀和很多水混合在水槽中，告訴佐伊和我，當他叫我們的時候，將小石子投上。我們工作沒有好久，佐伊停止不做說：『我再也不願做這個了。』

我說：『我做。』

『好，那末海倫願意做，』我父親對佐伊說：『假如你如此偷懶，你可以走開到別的地方去，不要呆在這裏看我們做。』

佐伊走進屋裏去，我在父親將水門汀鋪上時投下小石子，石子愈鋪愈高，很快就變成像個建築物的樣子，當天黑時，我們停止了工作。『下一樁事情是去找一樣東西放在頂上盛水。』我父親說：『我

們將做成一個沼池，圍以石子和水門汀，接着你就知道我們將有一個極典雅的，小小的「鳥浴池」，像你在到處看到的一樣，假如你買它，將要花十元到十二元。

次晨，在我父親出去工作以前，我們做好了「鳥浴池」，那樣子看起來很滑稽，我父親喊母親出來觀看。

「它給後園增加一些點綴，」他對她說：「還有一點水門汀剩下來，以後我將做一個乾的。」

佐伊動手去摸水門汀，看它是不是濕的。

「留心，佐伊，」母親告訴他：「它看來還沒有穩固，會掉到你的腳上來。」

「它是同石子一樣的堅硬。」父親說着，搖動它表示多麼堅硬，有些小塊丟下來，「但是它還沒有十分乾。」他說。

「不要走近它，佐伊。」母親告訴他。

整個下午，我留在後園，等候鳥兒來洗浴。有少數飛翔在蘋果樹枝周圍，並飛落在上邊，但牠們沒有注意到「鳥浴池」。到傍晚，我等得很疲倦。

『沒有鳥兒來。』我告訴我父親。

『我們要在籬笆的角上做一個「飼臺」。』他說：『那飼臺會引牠們來，每天你必須放些麵包屑和一片蘋果一類的東西在上面，給牠們吃，我去找尋這地方擺上些木材，然後你看。』

第二天送來一車木板，我母親心裏咕嚕着，告訴送貨人把牠們放在後園剩下水門汀的地方。我父親回家的時候，我和佐伊在玩石彈，他看到木板叫我過來搬牠們。

『佐伊，你到屋裏去，』我對弟弟說：『假使你不參加工作，你不能站在那裏看我們做。』

『我不要看你們，』佐伊說着便跑到前面去玩。『沒有關係，』

我說：『你將會難過。』

我拿木板拿得疲倦了。心想：我希望也和佐伊一樣壞，這樣可以無須工作。『還是沒有鳥兒來。』我告訴父親。

『等我們把這個飼臺做好，』他說：『那時將有很多會來。』

當飼臺做好時，牠像一個高蹺的棚子，我們放一些麵包屑和胡蘿蔔在上面。然後我父親說，我們要坐到圍的另一面，躲在矮樹叢中，看看有什麼發生。很久很久都沒有動靜，後來有兩個麻雀跑到上面開始啄食麵包屑，一會兒就飛走了。

『瞧這兒！』父親說。

『現在牠們開始了，』我告訴他：『我打賭佐伊會希望他曾參與工作，他不會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父親說：『但是這不能和以後來的相比，你必須自己拿一本小抄本，將每一個跑到飼臺上的鳥兒記錄下來，當你大的時

候讀它，一定會感到興趣。我小的時候，一年夏天曾那樣做過。」

『你寫的抄本現在那裏去了？』我問他。

『已經丟了。』他說：『那裏你可以看到你不知道的東西。當夏天過去後，你就可以說出在東南各邦，任何普通鳥兒的名稱。』

那一定比學校學的多得多，我想。

我可以看見佐伊在沙堆周圍用石子做成一個房子。

『我想，我現在最好去和佐伊一塊玩。』我說。

『噓！』我父親指着劍臺小聲對我說：『看！』原先來的兩個麻雀已經回來，開始啄食葫蘿蔔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鴿子從房頂飛下來，飛入「鳥浴池」開始潑潑積水。

『看！』父親說：『已經有三個了。現在靜靜守着，看看還有什麼來。』

但是再也沒有來的。

『好，你可以給牠們一點時間。』我父親去吃晚飯的時候說。
『是。』我說。但是我的兩腳已經發麻，因為坐得太久的緣故，背也已發酸。我自己想，我如果能夠也和佐伊一樣偷懶多好。但是，無論如何我將可以了解自然，而佐伊就不能。

第二天我父親給我一角錢去買練習簿，並教我如何記錄在書上，像他兒時所做的一樣。並且叫我整天看守劍臺和「鳥浴池」，將每一個到來的鳥兒記下來，於是這一整天，我父親出去工作，我就躲在矮樹叢背後看守。當我母親喊我進屋去練習音樂的時候，我告訴她因為我做的事情我不能去。

『你可以再回來，小丫頭！』她說：『管他有沒有鳥兒，你得去練習你的音樂功課，牠們可以在那裏等你回來。』

『小半時過去後，我趕緊跑回到外面矮樹叢中來。那天晚上，當我父親回家來的時候，他看到我的記錄簿，有五個麻雀曾經來過，我

一起都把牠們記下來了。我父親表現很失望的神情。『唔！』他說。

我覺得對他很抱歉。『有一個知更鳥出現，但牠又飛到別的地方去，我想牠變了主意。』我告訴他。

他面上高興起來。『把你的練習簿帶來，我們去看看，現在有什麼鳥兒來，這是每天看鳥最好的時間。』他說。

我想我已經看牠們看得厭了。但是我不說出來，因為那會使父親覺得不快的。我們在樹叢背後等了很久，但除一個鴿子外，什麼也沒有再來。我可以看到我弟弟在廚房中，守着吃盡盤中的糕點。

『把鴿子記下來，』我父親說：『他不是一個野禽，但無妨記下來。』

佐伊站在廚房門口向外看，舐着甜的湯匙。

我把鴿子寫下來，但我想我希望我不要這樣好，我希望我也和佐伊一樣壞，他做的事情比我乖多了。

三、對待鳥兒的忍耐是沒有限度的

其後數週除麻雀以外沒有別的，學校已放假，我除練習音樂，佈置桌子時外，整日躲藏在矮樹叢後，但每日父親回家看着抄本總是一樣，使他感到十分不愉快。『我不明白！』他說。

後來突然有一個早上，一個不同的鳥兒飛到飼臺，那是一個小而黃色的動物，現在我忘記了牠的名稱，那天晚上我父親在抄本上讀到它興奮萬分，『你看！』他說：『對於與自然有關的地方你必需忍耐，它不會突然而來的。』他指示名稱給我母親，並告訴她說：『你知道什麼會發生，只要你能等待，這是對海倫極好的訓練，會教也不放棄希望。』

『是的。』母親說。她正忙着修補一件衣服或其他事情。

父親跑出去守候很久，等着黃色的鳥兒回來，但他沒有因為牠

沒有回來而失望。他叫我比平日更走近些看守，並把「鳥浴池」的水注滿，在飼臺上多放一些麵包屑。『牠來過一次便會再來，』他說：『並且將帶別的來，當牠們稍爲熟悉我們，並知道牠們是安全的時候，我們就是趕也趕不着牠們走開。』

事實正同他所說的一樣，第二天有二個知更鳥，一個歐鵲，黃色的一個又來了。自此以後有更多不同的種類，很快地來得愈密，一羣羣快捷地圍着飼臺，搶啄着麵包屑，「鳥浴池」有多到五個同時洗浴的，水饑潑到外面來，在晨間我要添注三四次之多。父親變得異常興奮，『即使幾分鐘也不能讓牠定着。』他說。於是他教我把麵包屑在地上到處撒起來，這樣牠們全部享受得夠。我在樹叢上掛一瓶糖汁給蜂鳥，因爲牠們不喜歡麵包屑，『牠們必需在這兒發見一切東西都很充足，否則牠們便會跑到別處找尋食物。』父親說。

於是我花費了差不多全部的時間去伺候鳥兒，我飼得愈多，牠

們來得也愈多，直到後來幾星期，從早到晚，後園中充滿了鳥兒。

牠們棲落在籬笆上，樹木中，並在地上跳來跳去，成日家牠們唱着，叫着，直到我母親說，吵得她頭痛。『你不能甚至走路不踩到一個鳥兒，』母親說。『而且爲着牠們，再也不能安全坐到樹下去了，多討厭的小東西。』她拿進來幾件晒在繩上，給鳥兒弄髒須再洗過的衣服。

『討厭的小東西！』母親說：『當你父親厭棄鳥兒的時候，我們一定很高興。』

但是父親不但不厭煩牠們，而且變成更加愛好，我們不必再躲避到矮樹叢背後去看守牠們了，牠們變成如此馴服，即使走近牠們也不飛走，牠們會坐上我父親的辦公桌的椅上，並在他腳旁跳躍，牠們會在他的頭上飛得如此低，幾至於碰着他的頭，這使他十分高興，『我相信我能夠馴服牠們，到使牠們站在我的肩膀上吃着我手中

的東西。』他說：『對待鳥兒的忍耐，是沒有限度的。』

『你會看來像一個十分愚笨的人，讓鳥兒站滿你的周身，』母親說。

『沒有關係，』父親告訴她：『你常常在我的嗜好上掃我的興，可是這正是保持一個人年青的東西。且看這個夏天海倫做了什麼，她整天在戶外活動，那對於她的健康很有益處，並且她能夠把看到任何鳥兒的名稱說出來，我以為你將會承認那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個有益的才藝。』

『我不知道為什麼，』母親說：『小孩子的神經不健全，她和鳥兒接觸得太過份了，那是不自然的。』

我父親不喜歡爭辯，於是他不再多說。他走到外邊開始實習，拿一塊麵包放在他手上，起初鳥兒僅以嘴來啄取麵包便行飛開，但在幾天內，知更鳥會站在他手腕上從容啄取麵包，每次達一分鐘之久。

最後牠們變爲如此馴服，常兩個三個站在他肩膀上甚或在頭上，有時會有多達十餘個鳥兒圍站他身上，即使他沒有麵包給牠們吃。他取出照相機，——那是當他興在拍照時備的，叫我給他拍照。『我要拿它給店中的人看，』他說：『當我告訴牠們此事時，牠們都不相信。並且這是很新奇的事物，把它洗在我們今年聖誕節的卡片之上。』

照片洗出來有一條白的痕跡，但依然很好，我父親送一張給一個叫做『自然』的雜誌，但牠們沒有把它登出來。

四、自己招來的自然煩惱

這樣夏天過去，已到八月，差不多是學校開學的時間了，我難於相信時間竟是如此短促，爲看守着鳥兒，我好像沒有假期一樣，我好像除工作以外沒有做什麼事情一樣。

『你父親開始做些新的事情的時候快到了。』母親說：『我希望這個時候很快就會到來，每一次我從窗戶往外看，看見他在外邊那樣子，就會使我不寒而慄。』

一天下午父親工作回來，手上提着一個小包。『我走過一角錢商店，』他說：『他們有一堆種子擺在桌上，僅售五分錢一包，於是我將在我後園中種一小塊地的芥菜，這裏所有的土地都在荒廢着，並且假如我們自己的芥菜長起來，多少可以省下一點蔬菜錢。』

『一定會的，』我母親說：『我想那是一個好的主意。』

父親看來很驚奇而高興，『你贊成？』他說：『我一定到外邊去，在天黑之前把地挖好，以便明天早上下種，海倫會幫助我。』

『我想現在在我最好還是練習音樂功課。』我說。

當我練完音樂功課，我父親還在挖土，我從窗子裏看他，因為假如我走出去，他會叫我幫助他的。

他挖得很困難，因為鳥兒在他的周圍飛來飛去，並站落到他身上去。『現在走開！』他告訴牠們，但牠們好像不了解他。牠們在他的頭上四周飛翔，唱着叫着，甚至當他舉起鋤頭去掘時，牠們會剛剛飛落在那會被擊中的一塊小地點之上，然後又一直走回來。

我看見父親向四周張望，看看有沒有人在看他，然後用手趕掉鳥兒『噓！』但牠們走回去站在泥土上，這樣他想去掘土也是徒然。過了一會兒，他丟下鋤頭回到屋內來。他在起坐間坐下來，似在思維，最後他說：『海倫，鳥兒南去的時候要到了，因此今後你不必再放許多麵包屑到外邊去給牠們，現在讓牠自己去找食物找一些時算了。』

『哈哈！』我母親在心裏笑着。

於是第二天我不放任何麵包屑到外邊去，也不注「鳥浴池」的水，但鳥兒照樣來，落在草地上，樹叢裏，並圍滿我父親所掘過的地

面上，從那兒搬出虫子來吃。當我父親回家時，牠們全飛向他，唱着叫着，又站到他身上去，每次他打算去掘的時候，牠們羣趨到他的面前，並去覓尋虫子，直使他對牠們毫無辦法。

『我能夠用石頭去打牠們！』佐伊向父親說。

父親看了佐伊一會兒，然後用低聲說：『要不得，你不要讓我看見你用石頭去打無辜的鳥兒，那是你所能做的最殘忍最不人道的事情，我不願聽到人家說我的孩子做那樣的事情——噓！』他對鳥兒說。

我母親正在後門從冷藏器中取東西出來，『哈哈！』這回她笑出聲音來了。

但最後到天將黑時，他把地掘好，並種下菜子。『現在，在一星期或兩星期內，我們一定看到一些小小的綠葉從地上長上來。』他告訴佐伊和我。『並且很快就可以備作佳肴，一碟艾綠和酸菜，是可以

供奉帝王的上品，那是我在孩子的時候栽的東西，我希望我會早些日子想起來，那末我們可以種些蕃茄和旁的東西。」

我照着我父親所說的做，不再餵飼鳥兒，但牠們繼續地來，在園中跳來跳去，啄食着地上的東西。「看，佐伊，牠們把種子都啄食出來了。」我說：「我們應該設法去制止牠們。」

「我能夠用彈子去打牠們！」他告訴我。但是我知道我父親不喜歡那樣，於是我們覺得還是離開牠們好。

每天晚上，我父親都要回家用水龍頭灌水園中，有一回他噴一點水在鳥兒身上，牠們以爲教牠們洗浴，便飛落到泥水中來叫着，拍着翅膀。

「走開這裏，」父親對牠們說，然後低聲咕嚕着，我聽不出他說什麼。但牠們繼續潑潑着，不以爲意。

這樣兩三星期過去了，園中沒有東西長起來，接着開學的時間

便到了。

每天當我父親從園中進來總現得很厭煩，最後他停止去挖土，也不再去看菜子是否已經生長起來了。他把飼臺拆下來拿去作柴燒掉，而「鳥浴池」也自己塌壞，我父親再也不肯到後園去了。

他自己帶回來一束銅絲和其他材料，開始在地下室中去做一個無線電臺。

我帶着鳥的抄本到學校去，有一回，當我們上自然課的時候，拿給亞得金小姐看，她說：『這是很好的，但現在我們是要去研究落花的時間。』

我父親將到聖誕節時，做完無線電台，每天晚上設法接到巴拿馬的電，但充其量他只接到馬麗威利專科學校的學生，名叫蔣·史利茲的。

當我們聽到他說：『僅離開此地十二里之遠』時，我母親說：『

• 者好愛的鳥 •

JULY 11 1949

高教會 贈

不如打電話去叫他還要便宜和快當些。」



· 庫文年少山名 ·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 作 者 班 克
主 編 者 黃大白 廖振鵬
發 行 人 黃 大 白
發 行 所 名 山 書 局
上海中正東路一四四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

名山少年文庫
第三輯之一 鳥的愛好者

定價國幣五角五分（外埠酌加包裝運費）

0004 1(35.4)

36 平 甲 30.

全 22 甲 .55

★ 002 木

